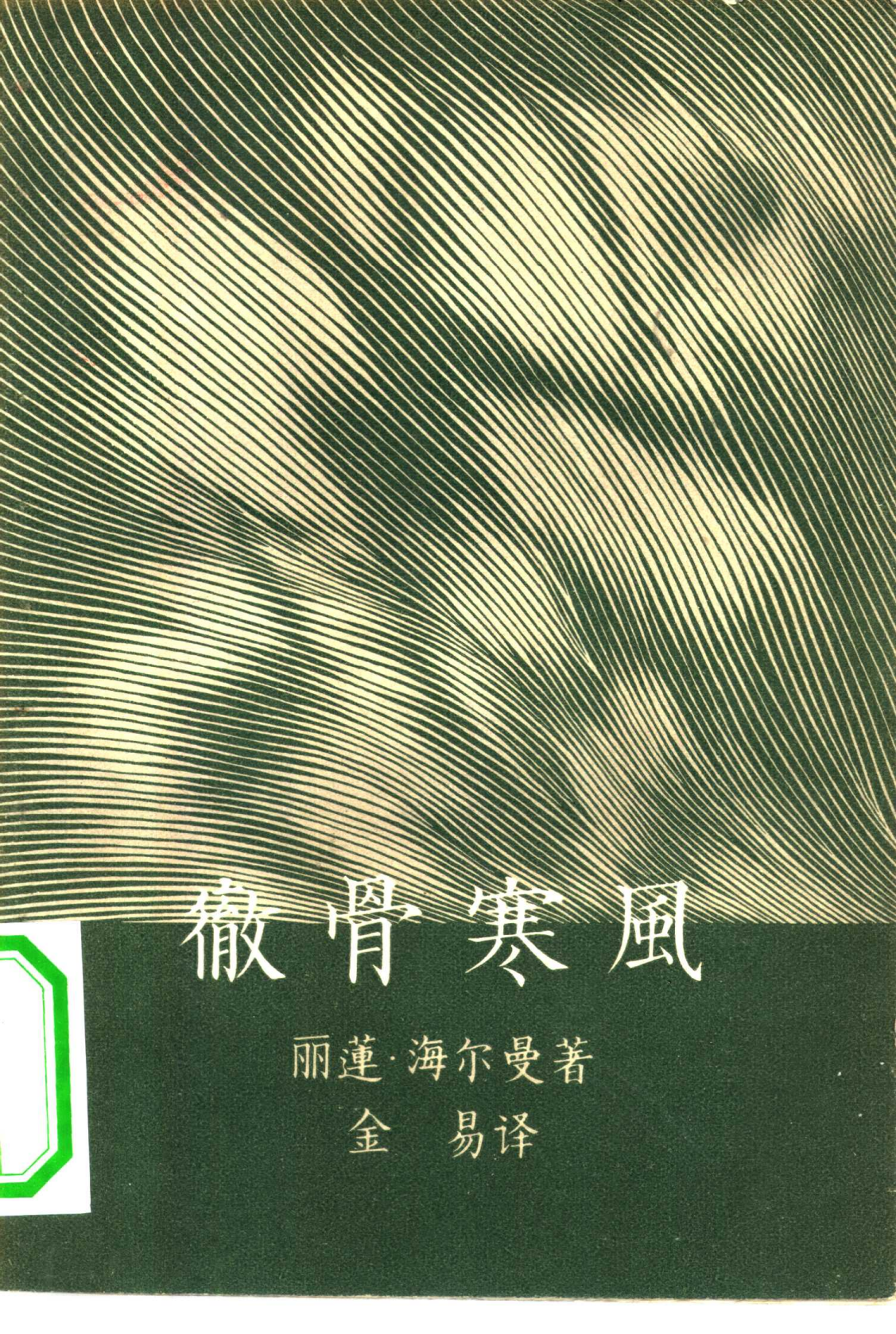




徹骨寒風

麗蓮·海爾曼著

金 易譯

风 寒 骨 彻

[美]丽莲·海尔曼著

金 易 译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 1958 •

內 容 提 要

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美国青年撒母尔·哈任，在二次大战中从軍期間，結識了来自人民大众的来克等人，思想逐渐起了变化，对一切开始有了新的認識。負伤回国后，医生断定他的伤腿已无法保全，必須要用手术截掉。就在他获悉这个不幸消息的同天晚上，他母亲宴請一位多年不見面的老友，而她实际上是他父亲的情妇。从他們三个人对过去所犯的錯誤的檢討和清算中，他更認清了所謂資產階級道德文明的墮落腐化，以及他們那一代人的愚昧无知，因循苟安，自私自利和假冒为善。这使他痛切地感到生活于这种社会的可耻，从而坚定了他要走出这个圈子去的决心。

Lillian Hellman

The Searching Wind

根据 The Viking Press, New York 版本譯出

微 骨 寒 風

[美] 麗蓮·海爾曼著

金 易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号 1591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張 3 1/4 字數 62,000

1958年1月第1版

195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2,100 定價(7) 0.30 元

登 場 人 物

(出場先后为序)

摩西·談內

撒母尔·哈任

龐奈特

苏芙倫尼亞

艾米莉·哈任

亚力山大·哈任

凱賽玲·包曼

年老的意大利侍者

年輕的意大利侍者

格蘭德飯店的經理

艾浦勒

爱德华·哈尔賽

杰姆斯·西尔斯

馬克思·馮·史塔謨伯爵

兵士們,餐厅里的客人們,侍者們,街上的人們

时 間 和 地 点

第 一 幕

第一場：华盛顿哈任家的会客室，一九四四年一个春天的晚上，約七点半光景。

第二場：羅馬格蘭德飯店的一間房間，一九二二年十月。

第三場：同第一場。当天晚上九点半光景。

第 二 幕

第一場：柏林一家餐厅的一隅，一九二三年秋。

第二場：巴黎穆立斯飯店的一間房間，一九三八年九月。

第三場：同第一幕第一場，当天晚上再迟一些时候。

第一幕

第一場

哈任家的会客室是一間富丽堂皇的房間，陈設着 精致的傢具，精致的图画，以及精致的裝飾品。舞台右面是一座通向門厅的大拱門；舞台左面是法国式的門，开出去是一座平台；舞台中央偏右有一扇通过道的門，过道那边是餐室和厨房。舞台后部，偏左，有一桌一椅。舞台中央有一只小躺椅。舞台前部，偏右，有一架鋼琴；舞台后部，偏右，有一只大躺椅和一把椅子。書籍和杂志堆滿在桌子上。通平台的門是开着的；平台上有两把椅子，其間摆着一張桌子。全剧中舞台上 的“左方”和“右方”即观众的左方和右方。

幕启时，摩西·談內，年約七十岁的老人，坐在一把大椅子里。他穿着宴会礼服，正在讀一份报纸。撒母尔·哈任伍长，一个面容欢快的、二十岁的年輕人，坐在小躺椅上，右腿擱在一把椅子上。他也在讀一份报纸。靠近躺椅 有一根粗大的手杖。

摩西 （放下报纸，瞧着山姆^①）你認為这篇文章怎么样，山姆？

山姆 (头也不抬地)我不知道呀,外公。我讀得可不象您那么快。我还得要揣摩字眼呢。

摩西 (微笑,点点头)我知道。在哈佛^②只待了一年,要想学会閱讀,那可一定不容易。要是你那国际化的父母沒有教你念过那么許多种外国語的話——我可不相信教美国人念外国語。我們从来都沒有認真地学习过外国語。只不过是学习其中的一些漂亮字眼,为了聊天呀,为了吃喝呀,再不然就是为了使坏心眼。嗨,山姆,回答我呀。

山姆 別說啦,外公,讓我讀下去吧。

摩西 (过了一会,打了个呵欠,然后撿起了报纸)要是我讀給你听,或許可以快一点吧。(开始讀报)“本文为前大使亚力山大·哈任所著一系列文章中之首篇。哈任先生新自非洲及意大利南部倦游归来。虽則哈任先生前此本无意撰述他对当前局势之感想,然經本报力請,虽則——”他們究竟想用“虽則”表示什么意思呢?报界人士写英文,就仿佛有一只老鼠陷落在打字机里面,而他們却总是想法去触动那些不至于惊动它的字鍵。

山姆 (大笑)得啦,外公。等您上了床,我再来念父亲的文章吧。

摩西 你干嗎还得要念它两遍呢?在洋洋三千言、字字带双关的外交辞令里,說的是有时候民主国家不得和他們所不贊同的国家打交道,而有时候,为了要挽救这件或

① 撒母尔的爱称。

② 美国哈佛大学。

那件事，你又不得不去作另外的这件或那件事。就是这么简单。

山姆 (大笑)对我可不这么简单呢。

摩西 为什么？

山姆 (有一点不自在地)噫，我可没有资格批评。我看到的意大利是什么样子的呀？一座小城市里的居民，一条河，几座小山，一所医院。父亲是个要人，他看到的是些重要的人物。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兵，我——

摩西 难道说那就使你不能好好地思想了吗？

山姆 (微笑)这会儿可别给我讲怎么样去独立思考的第六篇講演啦。我在练习着哪。我进步得太慢。(指着摩西)著名的父亲們和著名的祖父們的儿孙，开始学步总要晚一些的。我常把这句话讲给我的朋友来克听。

摩西 你的朋友来克善于思想吗？要不然，难道他也是一位名父之子吗？

山姆 他是一个很好的思想家。他的父亲是泽西市①的一个面包师傅，来克也是于这一行的。他已经死啦，外公。我以前告诉过您一次了。

摩西 (焦急地，心烦意乱了)抱歉，抱歉，山姆。到了我这岁数，你就会把重要的东西给忘掉了，而——

山姆 我喜欢来克。

摩西 ——而单记住了那些不重要的。(指指报纸)二十二年

① Jersey City, 美国新泽西州之都市，隔哈德逊河与纽约市相对。

以前，墨索里尼进军罗马的那一天，你父亲和我所谈的关于这同一位维克多·爱麦虞埃^②先生的那些话，我差不多还能记得呢。（挥舞报纸）那时候我在主办这份报纸——（在他说话的时候，过道门开了，一个高大的、四十五岁上下的法国人走了进来，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瓶子，杯子，苏打水。他穿一身管家的制服，可是看上去和他并不相称。他慢慢地走过房间，对摩西和山姆鞠躬，进了门厅，走向外边去了）

山姆 他端着那个到哪儿去呀？

摩西 我倒认为最好是别去问他。今儿晚上他好象是一直要端到汽车间里去呢。

山姆 （指着报纸）外公，您干吗要把这份报纸卖掉呢？人人都说它从前一直是那么好，而现在可不行了。在它还没有完全糟透的时候，充其量它也不过是淡而无味的温香水吧了。

摩西 我并没有把它卖掉。我总也不能够卖掉它。在我父亲的遗嘱里就是那样写的。我把它租给了他们。

山姆 （过了一会儿）您怎么就肯让他们把它搞成了象这样的东西呢？我还一直以为是您把它卖掉了，需要钱或是什么的——

摩西 我并不常常读它。我劝你也别常读它。

山姆 （皱眉）难道您就不在乎吗？您怎么能甩开它不管了呢？让它变成了这个样子呢？——

^② Victor Emmanuel III, 爱麦虞埃三世, 1869年生, 于1900年即位为意大利国王。

摩西 說來話可長呢，孩子。跟以前的一切思想家一樣，我正在寫作一本書。或者不如說我在記錄一本書吧。這本書就是為了要你讀的。

山姆 我就要有充分的時間來讀它了。我想他們不久就要遣散我了。

摩西 （迅速地，神情不安地）遣散你？他們凭什么應當遣散你呢？你告訴過我們羅伯茲說你的腿——

山姆 （迅速地）我只是以為他們會這樣作罷了。從軍兩年之後，我真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辦才好。

摩西 坐到圖書館里去讀書吧。你笑了，可是那樣作倒是一件正經的事情，而且你也會成為一個正經的人。要是我弄錯了，而且你也不夠正經的話，我就把這份報紙交給你去辦，那你就裝出大模大樣的神氣，向人們發布錯誤的報道：這麼着你就可以消磨你的後半輩子了。那可能要傷透我的心啦，山姆。

（龐奈特端着托盤又出現了。他向山姆近旁的桌子走去，剛要把托盤放在桌上，又改變了主意，走向一張很小的桌子，把托盤放了下來，在它搖搖晃晃不穩定的時候，又端了起來。然後他向大桌子走去，把托盤放在桌上。轉過身來，看見摩西和山姆都在瞪着眼睛瞧他。）

龐奈特 （帶着濃重的法國口音）對不起。您看今兒晚上哈任夫人願意把它放在這兒呢，還是平台的桌上？

山姆 （愉快地）那沒有什麼關係。隨便放在哪兒都成。

（龐奈特注視着托盤，決心要把它推到桌子的那頭去。在他推托

盘的时候，一个杯子掉了，并没有摔破。他叹了口气，把杯子捡了起来，摇了摇头。

龐奈特 在我的国家里，掉了而没有摔破，人家可认为是不吉利的。

摩西 在我们的国家里，人家可认为这是不麻俐。别为此担心啦，龐奈特。

〔苏芙倫尼亚，一个年约六十二岁、面容秀丽的黑人妇女，从开着的过道門走了进来。她拿着一条抹布。

苏芙倫尼亚 今儿晚上潑翻了什么啦？

龐奈特 （大为心满意足地）一滴也没有。

摩西 今儿个不是潑翻东西的晚上，是掉东西的晚上。

〔艾米莉·哈任快步走了进来。她是一个美貌的妇人，年约四十三、四岁。她穿着宴会服。她正紧皱眉头；她的神情紧张。

艾米莉 厨房里出什么事了吗？一直那么闹闹哄哄的。

龐奈特 要一个象我的妻子那样的女人来作厨娘，实在太难为她了。在国内她也是一位太太呢，就象您一样，madame^①——

苏芙倫尼亚 （尖刻地）是哪。您还记得吗，談內先生？每一个南方人不都是出身于被內战^②搞垮了的名門世家的吗？现在要找一个从前没有闊过的难民，可怎么也找不到了。

艾米莉 （迅速地）得啦，苏芙倫尼亚。（当她向过道門跑过去时，

① 法文：夫人。

② The Civil War，指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南方人即指南部籍州的居民。

向龐奈特) 請你調一点瑪提尼酒^①, 好嗎? (他拿起一瓶苏格兰威士忌酒) 用杜松子酒, 請你用杜松子酒。(她走了出去)

山姆 以前我可从来没有見過母亲神情緊張。今儿晚上是怎么一回事啊?

龐奈特 (当他倒杜松子酒的时候, 作了个怪样) 唔。我可不喜欢杜松子酒。

摩西 那么, 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去喝它。

龐奈特 (把杜松子酒倒进酒壶里之后, 犹疑起来) 加苏打水嗎, Monsieur^②?

山姆 (大笑) 就那样試試看吧。或許怪有味的。

苏美倫尼亞 (不耐煩地) 加艾酒, 艾酒。三与一之比。

龐奈特 (高兴了) 啊, 艾酒。Merci^③。(拿起瓶来) Le vermouth de France^④。

摩西 听他这种說法, 就仿佛艾酒跟他有什么亲戚关系一样呢。(迅速地走到房間的那一头, 从龐奈特手中拿过酒瓶来) 謝謝你。可是, 請讓我来調吧。

苏美倫尼亞 这都是联合战綫的害处。

龐奈特 (当摩西和山姆大笑的时候) 啊, 先生們笑啦。不过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要不是为了法国的过激派——(耸耸肩) 要是在你們的国家里发生了这样的事 (唯愿不发生吧),

① Martini, 一种鷄尾酒的名稱。

② 法文: 先生。

③ 法文: 謝謝。

④ 法文: 法蘭西的艾酒。

你們就會看出危險來了。這是雷翁·勃魯姆^①的過失——你們就要象我一樣地喪失你們的店鋪，你們的漂亮住宅，你們的——

摩西 我們沒有店鋪啊。（龐奈特搖搖頭，下場了）

山姆 （向蘇芙倫尼亞）我們家裡為什麼必須要用這樣的人呢？

他在囁囁咕咕些什麼呀？

蘇芙倫尼亞 他過去一向是在土魯斯^②開一家呢絨店的。

摩西 有些人並不以為干那行買賣對於一個管家是一種最好的訓練。

蘇芙倫尼亞 （向廚房里指指点点）而他的妻子在過去也一直有一個貼身的傭人，每天晚上要把冰箱鎖起來，還奇怪我們干嗎不把我們的冰箱也鎖起來，還說要不是為了那些經常愛罷工的人們，德國人也決不會侵入法國的，而要不是為了他們那個瘋瘋傻傻的社會黨員女婿，他們也決不至於被逼得逃亡在海外的。（當艾米莉又走進來的時候，她正向過道門走去）別到廚房里去啦，艾米莉小姐。我會照看一切的。（她下場）

艾米莉 （搖了搖頭）蘇芙倫尼亞可不喜歡我們的外國難民哪。

摩西 老派的美國家庭，沒有一家會喜歡這種樣的外國人。我們對他們是客客氣氣的，可我們就是不喜歡他們。我們的狹隘性嚟。

^① Léon Blum, 法國社會黨的創立人，曾任黨的總書記。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曾於1936年及1938年兩度出任內閣總理。

^② Toulouse, 法國南部的一座城市。

艾米莉 您在这儿吃饭吗？

摩西 是啊。

艾米莉 哦。（犹犹豫豫地，神情不安地转向山姆）今儿早上你对
我说过，山姆，你要在你的房间里吃晚饭的。

山姆 今儿下午我不得不出去了一趟，所以我想，我还是多坐
一会儿，今儿晚上就在楼下吃了吧。我在床上可睡够了。

艾米莉 （转过身来望着他）你不得不一趟门？可是医生告诉
过你每天起床不可超过几个钟头啊——

山姆 （迅速地）我挺好的呢，妈妈。我也并没有多走动啊。

艾米莉 （温存地）请你别再这样啦，宝宝。请你听听医生对你
说的话吧。那末，再有一个月，你就可以完全好了。

山姆 （转向一边，尖酸地）是罗，妈妈。

艾米莉 （盯着他瞧了一会儿，然后向摩西）您说过您要到海普古
德家去吃饭的。

摩西 我改变主意啦。我要跟山姆待在一起。

艾米莉 （犹犹豫豫）您瞧，呃——我——呃——凯赛玲·包曼
要来呢。我有二十多年没有看见她了，而——

摩西 而你本来想不要我们待在这儿。那我们就一定不走啦。
凡是不要你参加的宴会总不至于比你参加的宴会还要
沉闷难受。

艾米莉 爸，您为什么不去绍尔汉租套房间，每逢星期日来找
我们一起喝喝茶呢？

山姆 （大笑）我可不喜欢那个样。我要想念外公的。

摩西 （高兴了）是吗，孩子？好的，那我不去啦。你母亲总

是忘了这所房子是属于我的。而我死后，它就归你所有了。

艾米莉（向山姆）我不知道你父亲是怎么着了？一小时前我就听见他回来了。（转向摩西，仿佛是希望谈下去似的）这么说，您不想把这所房子给我啦？

摩西 事实上你的钱已经太多了。你和亚力克司^①并不需要一所房屋。你们总是忙于出使欧洲，用八国语文，用那种外交上的基本英语来高谈阔论——（向艾米莉）别这么晃过来晃过去的。你又不是一个浮躁的女人，而且这种样子跟你也不相称。（向山姆）要是你将来竟然作了外交官，我就把你的名字在我的遗嘱里除掉。

〔在他说话的时候，亚力山大·哈任，一个五十岁上下的漂亮男子，从门厅走了进来。他穿一身宴会礼服。他对着艾米莉微笑，走到山姆跟前，拍拍他的胳膊。〕

山姆 我可不预备作外交官，不过倒不是为了那个缘故。（他抬头看看亚力克司，微微笑着，捏捏亚力克司的胳膊）

摩西 别这么有把握吧。你们一家人好几辈子以来都在干预着这个国家的大事。比方说，你父亲的父亲——

亚力克司（微笑）我的父亲也不喜欢你呀。山姆，西尔斯对我说他看见你今儿下午到医院里去的。我马上就赶到那边去了，可是没有人知道这回事，罗伯兹上校也不在那儿。怎么一回事啊？

① 亚力山大的爱称。

艾米莉 (快步走向山姆)你为什么不告訴我呢？你到医院里去为的是什么事呀？

山姆 (愉快地)我沒有到医院里去过。西尔斯弄錯了。(他拍拍艾米莉的手)什么事也沒有，媽媽。

亚力克司 西尔斯怎么会弄錯了昵？

山姆 (迅速地，坚定地)他弄錯了，爸爸。(向艾米莉)我可以再喝一杯嗎？(艾米莉和亚力克司二人都望着他；之后，艾米莉接过他的杯子，向桌子走去)

亚力克司 (指指报纸)你認為我那篇文章怎么样，山姆？

山姆 (不自在地)跟外公待在一間房間里，你就沒法讀下去了。

亚力克司 (愉快地)那意思是說你并不喜欢它。

山姆 (非常不自在地)是有一些事情我搞不明白。我們对意大利的看法并不一样——

亚力克司 那一定是我的看法錯了。(微笑)有趣得很。我想起从前我父亲把法国情况講給我听的事来了。我那时一直想要說，看在上帝的面，別說了吧，我是在那儿打过仗的：您不可能象我那样地了解它。

艾米莉 (向門口走去)是有輛汽車开进来了嗎？(摇摇头)亚力克司——

亚力克司 我还以为就是我們自己人吃飯呢。今儿我可够累的了。誰要来呀？

艾米莉 凱西①·包曼。(非常迅速地)再来一杯鷄尾酒嗎，爸？您这瑪提尼酒調得可真好——

亚力克司 (非常緩慢地)凱西干嗎要到这儿来呢?

艾米莉 (活潑地, 向山姆)凱西还从来没有見過你和撒拉呢, 这事我也覺得奇怪。凱西和我是在一起長大的, 中学呀、大学呀、上街呀总在一起, 到了夏天你外公总是帶着我們一起到欧洲去。你父亲也总是帶我們俩一起去参加舞会, 而且——

亚力克司 (他一直沒有离开桌旁)凱西干嗎要来呢?

艾米莉 (过分輕松地)干嗎不来呢? 你見過她——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呀?——可是我有二十年, 二十一年沒有看見她了。嗯, 今年好象是她的休假期呢——(欢快地, 向山姆和摩西)她已經在教我上次看到她时我們那样年齡的大学女生了。这件事叫我覺着自己也这么老气橫秋了——(向亚力克司) 她現下在泰勒家作客。凱西到了華盛頓, 而不請她到我們家里来, 这可是, 多少有点, 显得不象話呀——

亚力克司 我已經見過她了——(緩緩地)——在上个星期。

艾米莉 (迅速地) 不过我可沒有見着她呀, 亚力克司。

亚力克司 那是你不想見她。她也不想見你。干嗎要在今儿晚上呢?

山姆 要是你們是这么样的好朋友, 那你們干嗎不想見見面呢? 吵过架嗎?

艾米莉 (迅速地)不是, 不是。沒有吵过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緣故。或者, 也許是我——

① 凱賽玲的爱称。